



SHAOXIANDUIYUAN DE XINLING

少先队员的心灵

任大霖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短篇集，内容都是写少先队员的心灵美。

作者以优美动人的笔触，勾画出各个少先队员的形象，反映了新一代少年的欢乐和向往。他们从小受党、团组织的教育，受老一辈革命家光辉思想的熏陶，在少先队的集体中活动，热爱学习、热爱科学、热爱集体、热爱劳动，注意文明，讲究礼貌，发扬着团结友爱、助人为乐、热心公益、诚实勇敢等等优秀的思想品德。

作品富有时代特征和生活气息，构思新颖，文笔流畅，诙谐有趣，读来引人入胜。

少先队员的心灵

任大霖 著

韩 硕 插图·装帧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5 插页 2 字数 130,000

1982年10月第1版 198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2,000

统一书号: R10024·4005 定价: (三)0.65 元

少先队员的心灵

目 次

秧田发绿的时候·····	(1)
秀娟姑娘 ·····	(6)
山冈上的星 ·····	(16)
失物招领 ·····	(27)
少先队员的心灵·····	(35)
小茶碗变成大脸盆 ·····	(46)
在灿烂的星空下·····	(61)
天目山下 ·····	(74)
妹妹 ·····	(81)
我的朋友容容 ·····	(89)
眼睛 ·····	(101)
水底的火焰 ·····	(120)
亲姐妹·····	(132)
小兵冬冬 ·····	(145)

雨	(174)
“小迷糊”的故事	(183)
心灵的窗	(192)
校门口来了个“要饭的”	(201)
勇敢者的道路	(209)
谁是“布谷鸟”?	(218)
致读者	(233)

秧田发绿的时候

杨小青坐在门口的石阶上，一面用两根红线扎她的小辫儿，一面望着远处的田野。刚下过一阵雨，天，蓝得象湘湖水的水，太阳在东林山上温柔地照着，柳树上和夹竹桃上的水珠闪闪发亮。远处，传来一阵阵农民劳动着的呼声：

“嗨……哎哟……”

“嗨……哎哟……”

那声音拖得长长的，在雨后洁净的空气里回绕着。

杨小青把辫儿甩到背后去，脱掉了鞋袜。这样的星期天，那劳动的呼唤，那空气里的蔷薇香，使人的胸脯也舒展起来。她拿了篮子和剪刀，去剪野菜。

杨小青是剪野菜的能手，这是说，她不但剪得快，还善于发现“野菜长成窝”的地方。她那赤着的脚，在泥泞的田间小路上不停地飞奔着。一会儿，又跳到水沟里去，寻找着沟边的野菜。

“轻点，小姑娘！别把秧田用的水弄浑了！”

小姑娘回头一看，站在田边的是金松爷爷。他是专门管理秧田的。

“金松爷爷，秧田发绿啦！”

“是啊，”金松爷爷吸了口旱烟，“天气好嘛，绿得早些。”

“金松爷爷，合作社的秧田全归你管？”

“嗯！”

“怎么管法呢？”杨小青知道秧田该怎么管，可还是这么问。金松爷爷不爱多说话，小青偏要他多说几句。

“怎么管？喏，水浅了，放进些；水满了，放出些。天下雨了，水就满些，不让雨点打在种谷上。就是这么管，让秧苗快地长起来。”

“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么大的一片秧田，你管得过来？”

“怎么管不过来！”金松爷爷把烟管插在腰上，“到明年这时候，会更大些的。”

杨小青走到田边，仔细地看着秧田：在水底



下，平滑的泥面上，还能看出一粒粒的谷子，每粒谷子上长着根很短的绿苗，可是你拿整片秧田一瞧的时候，却已经是浅绿色的一片了。

“又是一大堆！”忽然金松爷爷轻松地叹了口气，从田里捞起来一勺子东西，放在一只木盆里。接着又向前走了，走了两步，他就停下来，用勺子仔细地在田里捞着什么。

小青跑过去问：“金松爷爷，你在捞什么？”

“捞泥鳅！”金松爷爷笑着说。

“什么鬼泥鳅！泥鳅是一粒粒的吗？”

在金松爷爷勺子里的，是一粒粒透明的东西，象浸涨了黄豆那么大，几十粒挤成一堆，看上去滑腻腻的。

“是好吃的汤团！”金松爷爷笑着说，把他那一勺子“汤团”放进木盆，满意地捋捋胡髭，又向前走去。

小青研究着木盆里的东西。那些透明的一堆堆的圆粒子，究竟是什么东西呢？鬼知道泥土里怎样会长出这样的东西来！小青是农村里长大的，秧田也是年年见，可她却从来没曾注意过秧田里会有这种东西的。她想问问金松爷爷，但是看到他正专心一致地干着工作，就不想去打扰他。她把篮子套在肩上，“等会儿去问赵老师去！”

小青那赤着的脚，又在田塍上“劈劈拍拍”地响起来，跳过了两个水洼子，打一块刚翻转土的水田里抄了近路，向学校里奔去。

当金松爷爷开始在秧田里捞第三盆“汤团”时，杨小青从一丛野蔷薇的后面钻了出来。

“金松爷爷，这些东西，我知道了！”她大声地喘着气，“赵老师说，这是青蛙的卵！将来会孵出蝌蚪来的。对吗？”

“对，是青蛙的卵。”

“可是，”杨小青狐疑地说，“金松爷爷，你干吗从秧田里把青蛙卵捞走？”

“赵老师没告诉你为什么吗？”金松爷爷边说，边把满满一勺青蛙卵放在盆里。

“赵老师说，不应该把青蛙卵捞去喂鸭子，青蛙是益虫！”

“喂鸭子？你在说什么话！”笑意从金松爷爷的胡髭上溜走了，他睁大眼问。

“你不是捞去喂鸭子的吗？赵老师说，鸭子是爱吃青蛙卵的。”

金松爷爷提起木盆笑着说：“走，跟我去看看。”他一边在泥泞的小路上跨着大步，一边对小青说：“告诉你吧，孩子！青蛙卵是好东西，可是生在秧田里却不好。等它们孵化了，变成蝌蚪，就要钻来钻去，会把秧田钻坏的。别说是你不知道，要是换个年纪轻些的社员来管秧田，也不知道把这些‘汤团’弄走的。我到底是比人家多吃几年饭呵！现在

懂了吗？”

“懂了！”小青高兴地说。

金松爷爷直走下溪岸去，把木盆里的青蛙卵倒在溪水
里。

“流吧，流吧，把这些小客人给送走吧！”金松爷爷看着
小溪的水，眯起了眼，“到夏天来到的时候，它们会在小溪两
旁，咯咯咯咯地叫起来的。”

小青不剪野菜了，她到家里去拿来了一个竹丝编的勺
子（那是奶奶用来捞菜的），用一根竹竿接在柄上，帮着金松
爷爷在秧田里捞青蛙卵。尽管她捞得那么小心，甚至没有
碰到一株嫩秧，金松爷爷还是很久地站在旁边。

“金松爷爷，你看着我干吗？怕我把秧田搞坏了是不是？
放心，我不会搞坏秧田的。我已经不是不懂事的小孩子了。
再过一年，我小学毕业了，也要来种田。先学会插秧，再学
车水，再学割稻，再学……”

“还有管秧田，”金松爷爷提醒说，“好秧长好稻，秧田第
一宝。管好秧田是第一件大事呢。”

小青学着金松爷爷，慢慢地把木盆里的“小客人”放在
溪水里。她看着溪水在碧绿的草丛里打了几个圈，“淙淙淙”
响着向前流去。小青一直望着溪水，轻轻地说：

“夏天，它们会在小溪两旁咯咯咯咯叫起来的。”

一九五三年夏，浙江杭州。

秀娟姑娘

杜秀娟是区委书记的女儿，刚从城里高小毕业。她今年十三岁，圆圆的脸庞，齐耳的短发，是个温顺可爱的小姑娘。她总是穿一件褪了色的蓝布衫，肩上明显地留着红领巾的印迹。看到人总笑着打个招呼，但又不爱多说话。队里的人都很喜欢她，叫她秀娟姑娘。

但杜秀娟有个古怪的绰号，叫做：“怕蚂蝗的小姑娘”。

原来杜秀娟刚来农村时，各方面都表现得很好，手脚勤快，待人和气，不到半个月，割草、搓绳、车水这些活就都学会了。可就是有一点：怕蚂蝗。因为怕蚂蝗，她不敢下水田，甚至不敢赤脚走路。

几个顽皮的孩子看到这样大的姑娘竟怕蚂蝗，觉得有趣。于是，当他们看到秀娟时，就指着她的腿叫：“蚂蝗，蚂蝗！”秀娟总是吓得跳起来，于是引得大家哈哈大笑。有一次，生产队长娄长根有事找她，偏偏一时间把她名字忘了，急匆匆地说：“那个……那个怕蚂蝗的小姑娘！”大家都知道

说的是秀娟。这以后，“怕蚂蝗的小姑娘”便成了她的代号。

那是秀娟刚来时的事，后来，她慢慢的也不怕蚂蝗了，可是有的人却仍然这样叫她。

开始插秧的那天，大队长阿发叔到各个生产队去检查劳动质量。走到前浜生产队那片田边，只听见田里充满着谈笑声和歌声。不少小伙子在那儿插秧，他们谈得起劲，秧却插得很快。一看见阿发叔，他们都仰起头来关心地问：“怎么样？这样够标准了吧？”

阿发叔量了量插好的秧，满意地说：“还不错！不过，你们也别自满啊！”

生产队长姜长根笑着说：“还自满呢，不吃批评就好了。不过，大家积极性都蛮高，你看，连‘怕蚂蝗的小姑娘’也下田来了。她是头一次插秧，阿发叔，你去教教她。”

阿发叔走过去仔细一瞧，秀娟已经插了有两尺长的一块秧了。她插得非常慢，几乎是每插一株就打量一下横直的距离，并且不时地在数着，唯恐每行多插一株或者漏掉一株。尽管这样用心，但她插的秧却实在不能令人满意，不但行间弯弯曲曲，秧也七倒八歪。

阿发叔说：“啊，秀娟姑娘又在学插秧了！手指插下去要直，别把秧根弄断了。还有，两只脚退过去不要斜，脚的位置是顶要紧的。”

秀娟照着他的话，又插了几株，接着就伸直腰，抬起头来，深深地吸了口气，大概是相当累了。她是那么认真，好象除了面前的秧苗之外，世界上什么东西都不存在似的。连叮在她腿上的两条蚂蝗，她也顾不得去拍打一下。

娄长根转过头来看了看，感动地说：“秀娟，算了吧，就把手上的秧插完好啦！”听口气，他讲这些话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秀娟“嗯嗯”地扭了扭腰，还不肯就此罢手。

阿发叔问娄长根：“今天你原先分配她什么生活？”

不等长根回答，秀娟就抢着说：“拔秧。可是早就拔好啦！”

长根说：“那你可以去帮七斤嫂她们车水罗！”

“去过了。那片田的水灌满了，七斤嫂说不要帮忙。再让我学一会吧，我保证不插‘烟锅头’①。”

阿发叔问：“秀娟，这片田里蚂蝗多不多啊？”一边说，一边过去伸出巴掌“啪啪”两下，把秀娟腿上的蚂蝗打了下来。

娄长根在旁边说：“还不少呢！不过谁也没理它们。”

阿发叔又在另外一位社员的腿上拍下了两条蚂蝗。回过头来，他对娄长根说：“社员积极性越是高，我们越是要关心群众。蚂蝗这么多，插起秧来可不怎么痛快啊！”回头又说：“秀娟你来，有件重要的任务叫你去完成。”

一听说有“重要任务”，秀娟高兴得三脚两步跳上了田

① 把秧根插得弯曲起来，会影响秧苗生长，叫“烟锅头”。

塍。

“是这样，你去发动全队的儿童，叫大家每人带一根竹管，或者瓶子也好，里面放些盐，都到水田里去捉蚂蝗，捉到了就放进竹管里。你看这任务能不能完成？”

秀娟昂着头回答：“能完成！”她显得很高兴，在水田里草草地洗了洗手就走了。

阿发叔看着她的背影，赞赏地说：“是个好孩子，肯吃苦，爱学习。半个月前她就缠住我，要我教她插秧了，我只因为忙，才没有好好教她。瞧她那么灵巧，以后学好了，抵得上一个整劳动力哩！”

田里的小伙子们，也嘁嘁喳喳地谈论起来，听得出也是在称赞秀娟。

第二天起，果然到处都出现了拿着竹管的孩子，他们热心地站在田中，不时提起小腿来看看有没有蚂蝗。有几片田里蚂蝗多，捉蚂蝗的孩子也多。连六、七岁的小孩也坐在田塍上，把白白胖胖的小腿浸在水里，在“钓”蚂蝗。蚂蝗的吸盘刚刚贴上孩子们的腿，就被抓住丢进了竹管。当它们发现自己上了当的时候，已经被盐水浸得动弹不得了。

可以看得出秀娟她们的工作做得挺不坏。后来，小学放学的时候，老师也领着同学来帮助消灭蚂蝗，田塍上挤满了用小腿“垂钓”的热心公益的小家伙。

过了两天，阿发叔又到各生产队去检查生产，看看田耕完了没有，秧田管理得好不好，插秧的速度怎样，附带了解一下消灭蚂蝗的成绩。他这次不到村前屋后和靠着大路的近田畈里去，而是拣那些特别冷僻的远田畈，因为那些地方的生产最容易疏忽。

他走了几个地方，最后来到了两条河港交叉的“牛脚湾”，这是最冷僻、最远的田畈，过了河，不但不属于这个生产大队，而且是别一个公社了。平时，这里十分冷静，只能听到河边的青蛙叫，间或一只乌篷船咿呀咿呀地摇过。

阿发叔刚走到那一排柳树旁，忽然听见“牛脚湾”的田里传来一个清脆的声音，好象在指挥什么似的：

“喂，大家都站好！准备：一，二，三，四！”

阿发叔想，谁在这里操练？赶紧走过去，从柳树丛中往外一瞧，嘿，那边的景象立刻把他吸引住了。

在一块已经耕过的水田里，七、八个孩子排成一行，正在插秧。从他们那手忙脚乱的样子看，好象还在互相比赛快慢。带头的正是秀娟。她一边插，一边还在提醒别人：“双脚后退要直，不要斜！”这些话，正是她前次从阿发叔那里听来的。在田埂上，站着些更小的孩子，他们正津津有味地在观看着这场不平凡的“插秧比赛”。

阿发叔忍不住走了过去，悄悄地看着。那些孩子插得虽然不快，却都是行行分明，株株清楚，特别是秀娟，插得相当

熟练，横直都挺整齐，手脚也还伶俐。这时，阿发叔忽然忍不住地说：“手不对！手不对！”

这么一来，孩子们都抬起头来。“大队长来啦！”不知谁叫了一声，大家立刻乱了，纷纷爬到田塍上，象一群鹭鸶似的。

“好啊！你们在这里插秧。是谁叫你们插的？”

“是她，秀娟姐姐。”孩子们说，“是秀娟姐姐叫我们插的，是她在教我们。”

秀娟不好意思地掠着短短的头发，红着脸。在她的鼻子上，沾着一块泥，越显得孩子气了。腿弯上也满是泥，甚至裤子上也弄了不少泥。看来她刚才是全副身心在插秧。她用一只脚擦着另一只腿，眼睛看着田里，回答说：“我们只不过自己学学。”

阿发叔忽然叫了起来：“啊，你们是用这些东西在学习，真聪明！”原来他们刚才在插的并不是真正的秧苗，而是一些“代用品”：剪成一截截的芦苇叶，一眼望去，绿绿的就象秧苗。他们就用这些“秧苗”在练习技术。不用问，这又是秀娟想出来的主意。

经过孩子们的一番讲述，阿发叔才知道，他们几个人在这里已经练习了一天多，插了又拔掉，插了又拔掉。

阿发叔说：“你们学插秧很好，可是也别忘了生产队给你们的任务啊！你们把蚂蝗捉得怎样了？”

一听说蚂蝗，几个较小的儿童就奔过去，在田角里掏了一会，从水里捞起了一串破草鞋。他们把草鞋揉在田塍上，从草鞋上抓下来一条条的蚂蝗，不一会就把两只竹管装满了。

孩子们一面抓蚂蝗，一面七嘴八舌地说：“草鞋是在猪血里浸过的，放在田里，蚂蝗就会游拢来，叮在上面。现在我们再不用自己的脚来钓蚂蝗了。用草鞋捉，很快就能把蚂蝗捉光。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学插秧呢。”

阿发叔问：“这法子是谁

